12 12

口仁12
1665
5 ≠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
書
第 號
第 卷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有印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門 口仁12 ~~1182~~ 1065 ~~7~~5 卷

論語集註辨正卷之上

日本 越前 田中頤大壯 著

學而第一 凡十六章

○學而章 朱氏捨先王聖人之詩書禮樂而說學大粗○孟子言性善蓋一時有以也朱於此說性善殊無其謂○朱言復其初此死而後始可能之事豈學之謂乎哉○習字解非凡字解之非有不待一一辨之者故多略之○曰數曰時皆失勤勉之意○如朱說要之經文時字非常字不通○如朱所說喜悅此誣學者也○經文不亦乎三字無所可解○經文本以時習直爲悅如程氏說不久久則不能悅故其旨迥別矣○如又曰說亦屬索空○謝氏多增加時字牽强太甚

有朋云云 如朱說經文有字不通當至字○蓋此其爲樂在於自遠方故來篤志之一人明矣而程朱皆徒以其衆爲樂不異乎世之鬻技者喜其業盛行稍致富饒大非

人不知云云 君子解粗○如尹氏說焉見君

子之所以爲貴○程不得之其要旨○朱所言之難易是俗情之難易非士君子之心也

○其爲人章　蓋孝弟而不好作亂者固也而有子言之者必大有其由也而朱容易下解非

君子以下　本解使仁不大德非○仁解大非蓋別詳于德物辨○爲解非與解粗○以君子務本二句同爲有子之語因致句尾與字語勢不接○如朱說未見孝弟所以爲貴仁所以爲貴○程以孝弟徒爲順德然則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之語以何解之至其以孝弟仁義別言於性其說鑿甚

○巧言令色章　此章不識論次此書者之旨則其主意不易曉宜矣諸家不得○不從皇泥本因使語意淺○程說徒教學者流於野耳

○吾日三省章　朱說蓋大不得省字旨○以三爲三事非如其說則三字當在身字下○以傳爲受之於師特非蓋與上二語其語不類且傳下無而字其非足證○尹謝二氏皆無所得焉耳

○道千乘之國章　道解非○註家何不疑於此卒然雜及治國之語且如朱說本文何不直曰治國而特曰道千乘之國也大無其謂○敬字解非且如敬事而信之全解殆與不下其解者同又何不下節用而愛人之解如前其爲人章犯上之解此人所易解而下解如此難解則不下解人謂朱註簡吾不信也○以三語爲五者昧乎文意者之言也○程謂此語爲至淺大不敬程蓋每多大僻於此○揚氏分解敬信失而字旨又不得節用之本旨○胡氏無識耳

○弟子入則孝章　謹解非與孝弟不接且行有常者成人之事弟子奈何得遽望之○朱以汎字屬贅殊不知謹信及愛衆親仁之務皆是獨限於弟子之事是以其解大粗而不能說文理大非○餘力解非蓋入孝出弟又有何暇日者○六藝二字可刪○圈外諸說究竟皆不識文理者之言也

○賢賢易色章　朱易色說無所據是以微有不喜之意且其語在事父母及事君二大行之上以爲主者以何解之徒云好善非○少竭力等解粗○朱不識文意之輕重慢總言四者非○言生質之美此不識文理故也○游氏謂學之道無加吳氏謂抑揚太過皆妄言耳

○君子不重章　朱云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夫自厚重而自欲威嚴又負威嚴而僅欲學之堅固決不君子之事

主忠信　朱言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此痴語且苟如是則何惟學者可必之哉○朱既謂人性爲善然則人之爲善是順且易之事何謂爲惡則易爲善則難○程究竟妄談耳

無友云云　無解粗○如朱說當無以劣於己者爲朋友人設各如此則人道廢矣

過則云云　如朱說本文憚字非難字不通○蓋過之不可不改何待朱言○朱諸解多不與君子接聖人決無此句句破裂之語○設如程言即一言而足矣聖人何煩多言○圈外程言此說夢也○游氏云云余謂君子以忠信爲主何須威重威重則適無德者假之耳故非

○愼終追遠章　蓋愼終追遠是平常之事故民觀而歸其厚矣而如朱說止於喪祭則是必待其凶而得之也不厚已甚○朱歸厚之說經文歸字非亦字不通○朱以終爲喪則其註中忽字非人情一說爲忽忙義此亦易字不通○朱註省喪祭說改忽作怠改忘作疎則稍通矣○闕德字解非

○子禽問章　以至於是邦作問乃明矣子禽是孔子之弟子而朱又不能解問於之於字因疑子貢之弟子非○抑解大粗

子貢云云　溫良恭儉讓解皆大粗○言盛德光輝非○其諸解愚誰不識是其語辭○人解不足○朱云未嘗求之然經文求之二字以何釋之又云就而問之此亦與經文繆○朱本不得其要領徒言德容以欲學者之學非○謝氏不能說其中徒說其外非○張敬夫所言要非經文之意

○父在觀其志章　上二句與下二句其語勢不一而朱連爲一非假如其說本文其行下當有然字○知人與知孝混同且如朱說似孝不可知於其平生者非○蓋所行善而不孝者未之有也朱言强誣甚○尹游二氏所言皆不明了

○禮之用章　禮解不說聖作非和解不穩○以用爲體用之用非蓋如其說本文爲貴二字及之道二字皆屬贅○朱以小大由之句屬上是以有所不行句突出亦不可行四字屬贅○蓋有流蕩

忘返之虞則先王以何由之○程云禮勝則離安有夫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者而雖勝相離之事哉假言過嚴則離此或通矣引禮勝則離此不可通也○程說亦不可行四字復固不通○范氏以下皆經文外之私說耳

○信近於義章　自信字至宗字其解悉粗○約信當改作立信蓋與復字重複○以因爲其身所依文理不屬事大可陋誤甚本文亦字不通○此言以下其意頗佳然文理外之談耳

○君子食無求飽章　朱言不暇及及字非恐有或及之時○據尹氏之言朱亦不識上二事則君子之事下二事則學者學君子之法而同是二事鹵莽讀爲四者是以其解多不得聖語之要旨可謂大誤矣○就有道而正之說非如朱意是直誇示己善耳○尹氏作無益之瞽說耳

○貧而無諂章　諂驕字解皆粗且不審其所由生之因非○朱所言守者本不甚明姑就其說而言之常人唯或不自守耳非敢不知所守也且無諂無驕是直守也非唯知之○可解非蓋可自

可何曰僅可○樂解從皇本則本是明自語路亦順朱但强作之私說耳○言子貢貨殖此朱之臆說也○蓋許以下其說拘

子貢云云　以切磋琢磨分說拘而非○設如朱說子貢當引詩唯自喜其得耳以何曰斯之謂與又何有遽自足之虞强誣甚矣

子曰以下　朱說晦晦無所小辨○如朱說未見其問答淺深高下之明者要之子貢引詩以下皆屬無用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不識論旨是以解不得其要且言求在我者特不穩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爲政章　政解大粗蓋非此章之義德解大粗蓋與爲政不接○居其所解粗此屬贅共解粗此致不見聖語含畜之妙○朱所謂德者遂不可解○程說愈茫昧范氏說稍近然未能解文意者也

○詩三百章　朱註詩本大晦昧是以至於其說詩亦往往不得無誤解○朱以思無邪爲得情性之正然其思者思何物不易知若爲常思無邪之義則學者豈廢學而唯常思之可乎哉若爲思物

而無邪之義則其事豈不近於索空乎朱又爲此一言明且盡足以蓋三百篇然則何不以此言爲三百篇之首人謂朱似禪學者流其言不誣矣○程說亦索空○范氏說似戲謔聖言不敬

○道之以政章　齊解非蓋非一之之意正之之意也免解非蓋非苟免幸免也言無所羞愧非此罪獨歸於民又言爲惡之心未嘗亡非蓋唯不爲懲改也

道之以德　禮解非蓋朱以政與刑德與禮皆爲別物各各說去是以其解多非也○格解非一說亦粗○朱後說謂政刑德禮不可偏廢此大失文理非聖人之意也

○吾十有五章　朱以十五爲學所分而以立大學小學者因以此學爲大學之道大非豈謂孔子自曰小學之道者既學了邪蓋論語中凡言學者捨詩書禮樂而無復言學者矣○以志爲始改志其學之意非設然則本文于字非於字不通

三十　朱意蓋謂以大學之道自立然論語中未曾有之也○言無所事志非豈喪志亦可邪

四十　卒爾無據而言知之明非

五十　天命說大粗蓋命之字義安在焉且似言知萬物之性大非

六十　蓋無人而不聲入心通者且唯似說聰字大妄

七十　朱不言其以何得能然之由大粗○程不信聖人之言而言其生知大妄程又云未必然亦大妄且其解無一所得○胡氏二說皆不足道耳○朱後說愈妄○朱所謂謙詞者率皆大謬

○孟懿子問孝章　下文明言禮而爲無違理非

樊遲御　孔子所答既盡矣唯恐未達其義也而朱言恐以從親之令爲孝大非

樊遲以下　禮解牽強○朱不止於懿子之身而說孝非爲三家僭禮作說亦非○如朱說不足爲聖人之言○蓋朱不識在懿子身而無違禮是爲孝之義且孔子之言及葬祭亦皆懿子爲大夫之故是以誤解耳○胡氏亦不識此章之義者耳

○孟武伯問孝章　如疾病之說經文之字非是字不通○蓋疾病則不唯父母其子固所自患故在父母者疾病之憂不甚大耳○朱說不容於不謹蓋非孝之本義○舊說使父母無憂則是矣使父母憂其疾病則何孝之有

○子游問孝章　養解粗蓋與有養之養不接○如朱說經文至於二字不明○闕敬解非此亦豈主一無適於養者耶○爲子游深警之不必然○朱及胡氏本視不敬二字淺淺故孝之本義不明○胡氏言深警愈鑿

○子夏問孝章　朱色難說大非蓋誠者本也色者末也末何曰難○饌解不妥曾解大非○如朱說經文何不曰容難若愛難但色則不難也○舊說亦非蓋色外也以是事父則不誠以是事君則必佞○朱所謂一說亦通者率皆非蓋說豈初有二者哉○程說蓋悉皆非

○吾與回言章　不違解迂○朱說如愚者似孔子爲如愚非且省其私及足以發說誰人知省其私誰人見足以發亦皆不審要之朱不能詳明此章之文理且不識論旨故不能得其主意也

○視其所以章　以解非蓋爲善者即善人爲惡者即惡人何別謂之君子小人　觀其所由　由解非蓋事苟善而意之不善者未之有也又奚疑○或說亦非　察其所安　視觀

察解皆不明安解非蓋意之所爲者善而其心不樂者亦未之有也　人焉廋哉　焉廋解皆大粗○程不敬之言耳

○溫故而知新章　溫解非何與溫良解之和厚不同○故解無所原由大非新解亦大非蓋致本文知字不通○如朱說失本文而字意○若夫以下明矣其不得知新之義

○君子不器章　器解不足○蓋體無不具用無不周之人世豈易有其人哉如朱說必使學者馳於過高寧不如成一材一藝之器也

○子貢問君子章　蓋君子言行相顧何必如周氏說相偏且而後從之解不穩甚○如周氏說但曰行而言之可也何使人多費解○范氏有所不識文理耳

○君子周而不比章　周比解皆非正義且不識論旨故其說不確○君子小人之所分但以公私不以義利非

○學而不思則罔章　少學思解大粗且思者不唯求諸心之謂學者不唯習其事之謂○程說固非此章之義

○攻乎異端章　攻解非蓋於善事可謂專治而於惡事不可謂專治也異端說大非蓋如楊墨者異則異矣不可謂之端也假如其說亦欲精無父無君之學其不可何待聖人之言而後知之○已字大牽强○程說復大失

○由誨女知之章　蓋如此章不與前後章照看則其義難詳明而朱但以好勇作說故誣矣且如朱說此子路以所不知者爲知也子路而有此哉

○子張學干祿章　干祿解大非蓋問之猶是爲鄙況學之乎孔門惡有此事

子曰以下　尤悔解皆迂○朱說本大誤故其非有不足勝道者○在其中解亦皆大失○圈外鄙矣程言大誣高賢

○哀公問章　錯解非闕直枉解粗○諸解非蓋如朱說何不曰舉諸直舉諸枉而諸字每在其下○程說大粗○謝氏不說其所以爲情粗然或以下非此章之旨

○季康子問章　闕勸解粗莊解非蓋此自强矯也以慈爲慈於衆大失文理闕善解粗且失本文而字意又不見有所勸之意非○總解不說是文理如何大粗○張氏說蓋有之言與聖意戾

○或謂孔子章　朱云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爲政非蓋孔子嘗仕爲政而今適不仕何足疑其不爲政

子曰以下　孝乎解大非蓋如朱說本文書下當有不字不則乎字不通○不辨本文于於二字因頗失文理有字亦不通○如朱說不能服或人○言居位非○言不仕非

○人而無信章　闕人而無信解大粗○大車小車無所取喻非

○子張問章　也作乎說非子張而何有此卒爾之問○朱無所辨文理非

子曰以下　馬氏說蓋大非○如朱說此不待聖言而千萬世不可易者○三綱五常豈唯可因而已哉○本文

損益非變易不通○胡氏亦文理外之愚論耳

○非其鬼而祭之章　此章不識論旨則其要旨不可得矣如朱說此不待註解而可知者

見義不爲　此亦不待解者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

○八佾章　朱闕特稱孔子稱季氏解非闕於庭解亦非○每佾八人說可刪○以孰字爲何事失古義○朱前說蓋原謝氏說以忍爲殘忍之忍意謂季氏其行殘忍弑父與君亦且可爲此大非夫當時三桓之强雖以其君尚不能制之況夫子之不得其位者乎言之無益者君子不發也言之無由者君子不出也奈何聖人而有此無益之冷語假如其說本文但當曰是之忍則何事不忍矣兩可字兩也字及孰字皆不通何其不識文理亦太甚也朱後說蓋原范氏說以忍爲容忍之忍意謂孔子不自容忍設爲政則當先誅季氏此亦大非夫季氏世襲强僭之不可者不待夫子之言而庸常衆人之所知奈何聖人而獨不之忍以發此出其位狂妄之言假如其說本文亦但當記季氏八佾舞於庭孔子曰是不可忍也朱之暗乎文義其如此○范謝二說之非即辨于上

○三家者以雍徹章　闕者字解非穆穆解粗○引之以下不得本文奚字義是以大失聖意○程本不究其委而妄言大不敬

○人而不仁章　註中人而之而字無謂蓋人心亡而後有不仁之行也非不仁而後人心亡也且朱常所說仁心之德者亦覺無謂焉○人心亡者禮樂不爲之用固也安欲之用○不說禮樂之用非○如游氏說本文但當曰如禮樂何何疊言之○程說晦晦○李氏亦不識文理者

○林放問章　知事繁文之非禮本不待疑而可知矣且與下語不接故非

子曰以下　如朱說當善其問而不可曰大也○易解非何闕奢儉等解○蓋無哀痛慘怛之實者與一於哀者其得失不待聖人之言況曰皆未合於禮而均言之乎究竟朱誤解文理也○范楊二說亦皆不能解文

理耳

○夷狄之有君章　以亡爲無非○以君爲夷狄之君長非此徒播中國之惡也○尹氏本不識亡字義

○季氏旅於泰山章　旅說粗且非○救解粗且非嗚呼解粗○言神以下蓋非○朱本不識曾字義○不享非禮之言就何語而言之○蓋欲季氏止固也進林放等皆失其旨○范說無益

○君子無所爭章　揖讓而升下而飲七字本是一句而朱以升爲升堂以下爲下堂以飲爲復升堂飲古文雖簡安有此一句三事之法且如其說但言事揖讓則足矣何須言下而飲且本文其字不通言射直爲爭亦强矣

○巧笑倩兮章　如朱說但言逸詩則可與言詩之詩不穩○朱以上二句共爲質大非蓋語勢重複且詩本不爲繪畫言○子夏而何疑以素爲飾

繪事後素　蓋考工記所言以功字爲主此章但專明本末前後而朱不之悟偏以質文說非

曰禮以下　朱說但小粗耳○謝氏說皆非其義○楊氏雖能言之亦不能細解本文者也

○夏禮章　文獻解非蓋語意不屬○朱說似譏二國又似孔子自負者非

○禘自既灌章　朱言非禮大不敬○假如朱說禘非禮則孔子當初不欲觀何待既灌而後始不欲觀哉且失禮之中又失禮者而止曰不欲觀而可耶○謝氏所引者蓋非此章之義

○或問禘之說章　蓋禘說所寓義至大非數字可能贊然其要不過孝順二字孝順則與治天下接而朱妄以理明誠格應又以仁孝誠敬贊皆不得其要旨也○或人非仁孝誠敬之至固也言魯之所當諱亦不爲此○指其掌解固也言明且易無所據非○聖人以下固也

○祭如在章　程言主孝主敬未盡如字義○如朱說當以子字冠祭如上省下子字且聖人之祭如此固也

子曰以下　如朱說此決不聖人之事豈有身不祭而如祭者哉○范氏禮爲虛

之言有弊

○王孫賈問章　媚解粗○以寧字爲不如之意不穩○孔子決無媚衛君之事而言以此諷孔子誣矣且如朱說本文問曰二字當作謂孔子曰何謂也三字當作如何下不然二字亦不接應

子曰以下　以不然爲句非○朱言天即理也此不成語○朱似曰奧竈之神媚則獲福唯獲罪於天者而不可免文理牽强難通○蓋媚之不可爲不待辨而可知僅以順理作說非○謝氏所說何與此篇首二章大異

○周監於二代章　監解大粗曰損益非郁郁解粗○尹氏從周說非

○子入大廟章　鄹人之子說少輕孔子旨粗○朱說似孔子自言吾所爲是禮者大非蓋他人或當爲夫子辨之孔子豈肯爲與彼或人相抗哉大失聞之二字義○尹氏亦非同前

○射不主皮章　科解非○朱言人力有强弱大非蓋如其說科字屬贅○朱此章總解大粗而大失蓋古之道語亦不明○楊氏亦固不解者

○子貢欲去餼羊章　朱爲子貢實欲去之非

子曰以下　朱視告朔之禮不甚尊而其說不詳非○○楊氏未得其要旨者

○事君盡禮章　黃氏說大誤蓋聖人事君以禮固也何須自明之且如其說本文也字不通○程說復大誤而其言更愚

○定公問章　如朱說何限於主禮主忠又何孔子不曰君臣當各自盡其說粗甚○呂氏亦無識以禮以忠之故○尹氏用則字大失聖意

○關雎章　蓋朱詩說一切皆非今就其說而言之求后妃未得因致寤寐反側之憂豈非不經乎且哀者與憂固異又且未見不害於和者不失其正者又何本文不顛倒之曰哀而不傷樂而不淫夫詩者孔門之所先而關雎又居其首而說之如此其誤學者不小小矣

○哀公問社章　社樹說非蓋戰栗之語不接且如其說孔子何不直責其附會之妄語宰我亦豈對君作妄語人哉○朱爲宰我又言曰字重複

子聞之曰　遂事解非與成事既往不類○如朱說宰我所對或當可謂詭辨不可謂非本意蓋與前說矛盾○朱說戰栗本大粗是以未見甚啟殺伐之心○如朱說當宜教宰我謝其誤對何止爲宰我謹後用此歷言哉觀他責宰我者大不類此○尹氏何識

○管仲之器章　蓋不知道者可謂識暗不可謂器小也且如朱說孔子自誇知道以陋管仲也安有此事

或曰以下　或人疑爲儉說粗○三歸說非說苑不足盡信縱如其說亦與下句不類且本文三歸下無又字則不通○不攝解不原三歸故此亦不穩

然則以下　或人所疑解唐突○樹解粗○反坫說恐非管仲所獻酬非諸侯焉用此反坫○徒譏無益又何謂其旨深○朱後說亦未得其要○程所謂奢而犯禮者於器小遠矣○蘇氏說意頗佳獨奈何異乎本文之旨○楊氏說亦愈遠矣

○子語魯大師樂章　語解大粗○大師樂官孔子雖聖豈有教之之事哉蓋舊來不能解樂其可知之語是以有此妄說耳○闕始作解非○翕字以下解率皆大粗而多非○謝氏說固也不得其要

○儀封人章　得見解非此徒自誇也且失得字義○朱不說記者爲何詳載儀封人請見之辭及事大非○見之解費不如無之○得位二字非不久失位四字無謂○言遽稱之非○朱不識論旨是以大失耳○或說亦大失

○子謂韶章　朱蓋以美爲外以善爲內大非夫善者美之實則美者是善之華然則苟盡美者而未盡善者未之有也孔子當但以盡美二字斷之何用一曰盡善一曰未盡善以再斷之○朱斷其實以盡與未盡則是大有優劣而微非武王也非武王者決非聖人之意○程以未盡善爲慙德之事大

非蓋書與此章之旨不同也

○居上不寛章　朱註愛字當作容字蓋寛與愛其旨遠矣○總解率皆粗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里仁章　朱以里仁爲仁里之意本是顛倒誤解且爲美二字不與下句接擇字亦突出處仁不作居之則不通且夫智者何必止於擇仁而居之其非甚矣○失本心之言迂闊而强藏拙耳

○不仁者章　朱蓋大失安字旨○少不可以解粗利解非○失其本心句迂甚兩久字不如刪去○蓋朱所謂本心者仁義禮智也而仁又爲本心之天德此當可謂仁者全仁而不可謂安仁矣而又失其本心者如何待久而後濫淫利字亦無謂噫一仁字之不明令聖語晦晦可不懼哉○謝氏以安仁爲容易行仁之意大失安字義故其說益晦晦耳

○惟仁者章　惟解粗○無私心者公也好惡當理者智也皆非仁者之謂○如朱說本文但當曰能好惡人而不可對用兩能字也○謝氏言善惡非本文之意○無私心三字當改作克己

○苟志於仁章　苟解非○蓋如朱說固也何待聖人之言○如朱說在於二字當改作欲存○楊氏說爲惡以下改作不至爲人所厭惡七字則可通矣

○富與貴章　蓋如朱說本文其道下當有而字且兩之字難通語勢亦不穩○於富貴特曰審於貧賤特曰安不穩○以人之所欲視之但如小人而不說君子與人同情非

君子去仁　貪厭二字非當改作若妄處富貴去貧賤○朱說仁字本是牽强故其解往往牴牾

君子無終食　終食造次顛沛諸解皆少其要旨蓋如朱說本文但曰君子無須臾違仁而可也○朱後說用其力以上語頗佳但與其常說戾耳然字以下當改作故存養之功益密而取舍之分益明矣

○我未見章　自言二字蓋大失本文我字旨○無以尚之解非蓋令本文語勢不順○所以爲仁句不成語○不使加乎其身解粗○此皆以下亦失本文之意

有能一日　言不可見失文

意○以一日爲一旦大非○此一段失與上語接應之義蓋有之有之解大非○言昏弱不能大非蓋無人欲進而不能者矣朱不止不識文理抑失勸學之旨○言不爲易大失文意○用力於仁語何與其常說戾○朱後說究竟大粗

○人之過也章黨解非○程說本文於字不通似爲有字意妄○假如程說君子或時失於厚然何常之有若夫常厚則不可謂之失矣小人常薄苟常則亦不可謂之失矣君子常愛小人常忍是其分也又何過之謂○本文明言知仁而曰知仁不仁妄○呉祐之言斷句取義非全章之旨且亦非知厚薄之謂也○如朱後說本文當作斯知其類矣

○朝聞道章道解一家私說耳○以聞字爲悟字意大非朱豈不知乎聞之非難行之是難且生順或可也死安何爲朝夕解亦非要之釋氏之說耳○蓋聞道則行之爲貴未之行而死恨無大焉○程後言愈愚而誣蓋古書不能解者愼闕之可也○本文矣字不通

○士志於道章識趣二字此猶似有志於道者非○解頗不足○蓋志於道者心不役於外心役於外者志不在於道程以爲如何

○君子之於天下章適解粗莫解妄比解非○不說全旨粗而非○謝氏不識文理强作之說者耳

○君子懷德章朱以君子爲二等以小人爲二等大非○一懷字而爲存爲溺爲畏爲貪大妄德土及刑惠諸解亦皆大非○尹氏說大粗而且大非

○放於利章放解非○多怨解粗蓋少受禍咎之旨○程說欲字失放字旨且大粗

○能以禮讓章能字旨不明以爲字爲治意非何有解亦非此强人也○亦且以下難通

○不患無位章所以立解大粗而非蓋用者字此其意指言其實德然則本文所以上當有無字○程說不敬蓋令聖人似不能爲簡言者

○參乎章 參乎ノ解大ニ非ズ此與下言參也者上無甚別貫ノ解非唯ノ解非ズ○孔子稱ス吾道而以レ心ヲ說ク則有ニ詩書禮樂之文一義而用各ク中ニ其義一也而以レ理說ク此一一家之私言耳○如朱說ノ本文一以不レ作レ以一ニ則不レ通矣○之ノ字暗ニ指ス萬事ヲ大ニ非ズ○曾子之事本ト不レ用レ說ヲ且其ノ所レ言精察力行者不レ師レ古ヲ徒ニ負ニ己カ心ノ之理ヲ大ニ非ズ○說道體之一ヲ此愈ク以ニ一ノ字一爲ニ死字ト大ニ非ズ且曾子ハ者ヲ而豈ニ未ニ之ヲ知一哉○如朱說ノ曾子胡ソ不ニ之ヲ知一ト諫言ニ之甚也

子出以下 忠恕ノ解皆大ニ粗ニシテ而已矣ノ解非ズ蓋而ノ字屬ニ無用一○則ノ字必猶ノ字誤ニ○一理當ニ或ニ曰ク至道ト夫子之一理ヲ爲下雖ニ曾子ト唯有レ見ニ於此一而難レ言之者上而其ノ自說容易如レ此居ニ過高甚レ矣○蓋○泛應曲當者以レ我泛ク應曲當ル者ヲ也萬物自分ニ各得ニ其所ヲ也息ル者活動ス其ノ語意皆不レ類矣○無ノ待於推ニ之言大ニ有弊必以ニ我意ヲ誤矣○以ニ一理ヲ爲下雖ニ曾子ト唯有レ見ニ於此一而難レ言之者上而其ノ自說容易如レ此居ニ過高甚レ矣○蓋至一誠以下欲ス說ニ天道ヲ合ニ之ヲ其ノ私說ニ牽強甚レ○或曰ノ說愈ク迂ニ○程ノ說鑿甚レ愈不レ通

○君子喻於義章 喻ノ解說耳○利與レ義不レ反對ニ大ニ非ズ○程ノ說失ニ文理ヲ○楊ノ氏ノ說大ニ非ズ此章之旨

○見賢思齊章 思齊ノ二字不レ言レ所レ原粗○解頗ル不レ足故ニ不ニ親切一○胡氏ノ說モ亦復不ニ親切一

○事父母幾諫章 此章與ニ內則ノ所レ言不レ同故ニ其ノ解誤成ノ解非ズ如ニ其ノ說非ズ微ノ字若徐ノ字則不レ通且見ニ志ノ二字及ニ又ノ字亦皆無ニ用○勞而不レ怨四字モ屬レ無レ謂此章焉ニ見ン父一母ノ怒撻至ニ於流レ血

○父母在不遠遊章 不レ識ニ何ノ其甚究暢ン○范氏ノ說未レ得ニ其要一○說ク家意ノ此ノ章誤ヲ複出ス夫レ復出ス者書ノ生輩集詩ノ文ヲ者ノ猶且不レ爲レ況論語ノ群賢之所ニ反復論選而有レ之乎何ノ其不レ思之甚也余不レ得レ不レ排斥一焉

○三年無改章 註ノ家意ヘリ

○父母之年章 知ノ解大ニ非ズ知ノ字當ニ識ノ字一且人誰カ不ニ之ヲ識一者ト則非レ人也○喜懼ノ二句ノ解大ニ失ニ文理一既ニ喜ニ其壽ヲ之事何ノ爲ン徒ニ懼ニ其衰一亦無レ爲耳

○古者言之不出章 古者ノ解粗ニシテ而說頗ル不レ足○范氏ノ說此

別言行之論耳

○以約失之章　謝氏似主言心之約尹氏似主言事之約何其無卓見也要之不識論旨是以大粗○如二氏說本文者字皆屬無用

○君子欲訥於言章　謝氏分說言行大失而字旨○以訥爲遲鈍之意非○胡氏說無益朱載此非

○德不孤章　少德解非鄰解非○以何說必字○鄰與類固異○朱說牽强視必字如猶字且其取喻亦迂

○事君數章　數解大粗而非○諫字突出假如其說本文事字當作諫字事者豈必諫之謂哉且當諫而不諫非忠也忠焉能無諫乎以我言之當諫而諫其數之忠也安謂之輕吾正患無其數之者也若夫求榮求親之人一諫一導尚不之能固也如此而辱如此而疏子游何爲患之且如其說諫君不可煩瀆之一言而足矣不須言辱○此非范氏所能知也

公冶長第五　凡二十七章

○公冶長章　朱縲絏說大非如其說本文之中二字無謂在字亦不穩○朱於本文外爲夫子別有所取長大非○朱將以何知非其罪蓋徒據非其罪之語大非○朱本不能解可妻義是以其說大不足無害二字即與可妻之可字重複○夫有以下究竟妄說耳

子謂南容　言必見用非蓋非君子之言○南容嘗有愼言之事然與謹義固異且解頗不足○或曰說固非程辨得是然其不避嫌之言大非蓋不識禮者也

○子謂子賤章　朱說大誤蓋本文魯字無謂者字屬贅語勢亦艱澀且其弟子而稱取法得不似自誇乎○蘇氏說亦復大非蓋取德必其師爲主安有孔子自言之哉

○賜也何如章　器解不足是以說不得其要○華美二字無所取喻大粗○因謂子賤爲

問大非○夫子既以瑚璉許而朱曰歟何也

○或曰雍也章 朱不說或人不知仁而妄言故致夫子不知其仁之言不明非 子曰以下 禦解粗○給解非○言何以下解非蓋失屢字義○不足二字非○非曉之也正其失言也○許仁不許仁問答大非蓋此章不爲其許不許

○子使漆雕開仕章 捨行說信大非○斯解無據假如朱說指理而言之則是指仕理夫未能信仕理者而聖人有使仕之事哉大抵朱多捨文字泛說空理不免爲佛學也○程作禪語耳謝氏說心術之微亦復禪學

○道不行章 言勇於義非○言美其勇大非蓋孔子屢抑子路好勇曾無許與之事況聖人自比較好勇而言之乎如其說本文過我下當有然字○取材解非如其說本文當曰材取

○孟武伯問章 日月至焉解之非詳于雍也篇蓋非不知之義也 又問以下

不說其可使治其賦之故大粗且何限於千乘之國 求也何如 此亦不說其可使爲之宰之故大粗且何限於千室百乘 赤也何如 其非同上

○女與回也章 愈解不穩 對曰以下 如朱意本文當曰知九非知十之肯即始而見終此亦不過推測而知且以一爲始其二者亦其始者邪聞一知一既已足矣學必不可不知十邪朱但就其言強作之辨耳○何不試爲顏子言其驗 子曰以下 與解非○此一段本不易解而闕解非○胡氏說本無益之談而且大失勸學之旨且如其說夫子但曰然而可也何須此言

○宰予晝寢章 晝寢說非○志氣昏惰四字於晝寢言之過刻也於朽木糞土言之迥別也且文理不明 子曰以下 此一段亦粗曰改此失非聖人何敢有失○以子曰爲衍文非○范氏說大粗耳○胡氏言行論非其旨

○吾未見剛者章 剛解粗慾解粗○程謝二說亦皆粗

○我不欲人之加章 關加字解非○此忠怒之事而爲仁者之事大非曰不待勉強愈非○程亦誤解己欲立而立人之語以此爲仁者之事且以無勿別仁怒大非

○夫子之文章章 文章也○文章爲性天道外之物大非○聞見混同○子貢文章解非蓋可謂見而不可謂聞○性天道解皆其私說耳○以明言不可聞而爲得聞妄○程但以胸臆言之耳

○子路有聞章 既字當作猶字○本文唯字不通○蓋非恐他日之行不給正恐不能行則空亡其物也朱說過簡非註解之宜者○范氏言弗及非此得聞之方也言兼非此唯期必行也

○孔文子何以章 以敏稱○敏爲才敏之敏非此以敏於行○聰下問負才者多有之不必位高者○朱要欲律其其文以致誤解耳○不須引蘇氏說

○晏平仲章 蓋人交久則其交變者間有之敬則或衰或盛不可必焉且可敬則敬不可敬則敬不

則不敬何獨謂久而敬貴乎善字亦不通○如程說本文敬之當曰不變

○臧文仲章 此語曾不言不務民義且居蔡不爲諂瀆鬼神何如語勢亦不通○張氏歸於二字特非

○令尹子文三仕章 喜怒不形者此雅量也物我無間者此博愛也皆非忠之正義

矣○言天理及人欲之私皆其僻論

崔子以下 清解粗○朱強欲別於仁是以矯誣多矣○朱意二子之事仁矣然尚微有私心不得以爲仁夫事苟與仁者同其行跡則私心之有無何足必論焉且不見二子有私心之確證而強加以有私心聖人之論人必不如斯苛刻○朱混沫知其仁與不知其仁非○以他書證之非其仁也○曰子張未識仁體不敬○朱

○季文子三思章 以三思爲實有其事大非惡有知之一事是或世俗虛傳是稱者之所由而不足以證也○斯解粗甚○爲惡之人非必不思但其思之

不善耳○三則私意起之語怪怪○朱補程說非甚○恐三思私意起而貴果斷其妄見可懼矣

○甯武子章　爲當二公之時非○朱說之知愚蓋大牽强夫知有道之世當以道顯而無事可見何謂之知夫如無道之世盡心竭力忠也不避艱險勇也忠且勇何謂之愚嗟呼不識文理之弊至於知愚相反亦甚矣哉○程說亦非其言比干愚

○子在陳曰章　如朱說與字無謂○狂簡說大非因致斐然以下皆不穩○曰始欲大非○成章者而何須憂陷於異端

○伯夷叔齊章　如朱說之不念舊惡此庸常人所不難能而其怨希亦何足貴於二子矣且與仁人曾不干涉故非念字不穩○程說大粗而非

○孰謂微生高直章　曲意徇物四字卻過曲意且夫與醯之微事何足謂之掠美市恩○程說大粗○范氏說似而非者耳

○巧言令色足恭章　足解不穩○左丘明說非○二者之說粗甚蓋與穿窬異○左丘明而僅爲恥甚於穿窬者邪○爲比老彭之意非○爲欲戒學者故謙言之非○闕友解非

○顏淵季路侍章　闕爾志解粗　子路曰　衣解不穩敝解粗○憾解非子路決無謂恨之氣象　顏淵曰　伐善施勞解皆不穩或說特非　子路以下　之字一說屬彼一說屬我豈有彼我相通之事邪粗甚○程三說要之舍文說義是以皆失經意

○已矣乎章　已矣乎解非如朱說此夫子徒過慮也○內自訟解大粗口不言三字殊無謂

○十室之邑章　經文以何不曰小邑而特曰十室之邑又以何必有忠信如聖人者朱皆無所解焉○言生知殊失聖意○爲勸學之言則近矣但大粗耳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

○雍也章　朱欲言人君之度更添寬洪二字非　仲弓問　胡氏說不可引○可解大非前

既辨之

仲弓曰　所謂主者其指何者不詳蓋以敬則因敬而有主以簡則亦當因簡而有主且朱以居爲身居之義本文兩而字屬贅○家語不引而可也

子曰　苟能默契者而曷不得解一可字之意○程說可解亦非敬簡解亦大粗難通

○哀公問弟子章　朱意謂怒於朝而色於市之類此是小人者之事又謂過於前復於後此亦悖戾者之事於顏子不之爲何足以稱矣遷字與移字其義固異此亦不可不辨也○舍文義說好學大非○今也以下解皆大粗而不足○程亦失遷怒貳過義且舍文義說學故大非

○子華使於齊章　解小不足

子曰　急解粗周即周其急也又何曰不足

原思　此解亦小不足

子曰　毋解大非致乎字不通○常祿以下解皆大失此章之旨○程不識論旨故大有所失○張氏亦固不識者

○子謂仲弓曰章　言人以下解大粗○以仲弓父爲行惡非經文固不論其善惡且犂牛但賤耳何曰惡○爲非與仲弓言非○如范氏說犂牛豈亦可改邪

○回也其心章　不違仁解大非以其餘爲他諸子大非○朱以何知顏子不違仁限於三月也又以何知諸子日一至月一至也孔子雖聖惡得透入人心委曲辨別如此且文理亦大牽強其誤解甚○程朱皆言無私欲此非人情蓋佛老之見耳○論顏淵必以未達一間是以說多牽強○朱學視人私欲如牛馬欲束縛之也束縛一解則其爲害可測哉

○季康子問章　果達藝解皆少其用粗○孔子言其有可從政者而程曰非唯三子非

○季氏使閔子騫章　以善爲我辭句似爲記者之言非○謝氏說大非蓋賢者所願亦唯義之與比聖賢何擇焉

○伯牛有疾章　有疾說大非蓋誤解斯疾文面故也○爲孔子不敢當大非蓋昧乎君父師同其義之義也○亡之及命矣解皆大粗以斯字爲此字特非○如朱說似天亦可怨非○侯氏大粗

○賢哉回也章　朱意以爲顏子之貧初如此而泰然此徒習於貧也何足以深稱其賢本文不改其樂句不穩當但曰在陋巷而樂也人不堪其憂句亦屬贅○程說愚且改字非害字則不通○程朱皆以樂爲如可禪悟者大非聖人安有隱乎

○冉求曰章　闕廢字解非○力不足者蓋進到之極也如朱說豈謂世有欲進而不能者乎大失勸學之旨○能進二字當改作勉強尚可能進六字○胡氏爲冉求聞稱顏回而有此言妄

○子謂子夏曰章　程以爲己爲人之別說此費解耳蓋君子儒者不唯爲己又爲人也與憲問篇文理不同○謝氏說儒義無所關焉○似嘉文學有餘非

○子游爲武城宰章　徑解非○公事說拘○朱不能正目其爲人粗○朱及楊氏皆本不能細解得人句是以誤解耳

○孟之反不伐章　省策其馬之事粗○謝氏責學者過劇非

○不有祝鮀之佞章　此章非甚孔子豈有教人以好諛悅邑之事哉文理亦大失

○誰能出不由戶章　斯道作此道大非○此章粗甚蓋人既出由戶則誰亦不由其道朱之所以言怪實可怪矣此必使讀者晦晦不知何意○洪氏說亦大粗蓋既知之又誰有不知之者

○質勝文章　史解非○彬彬解粗曰損有餘非○不期然句非○楊氏說非此章之旨

○人之生也章　程說過簡當改作人性本直生當亦直八字此非說生理言見在之生也

○罔解不穩

○知之者章　蓋知之者比諸其不知者其賢可知矣然而好者猶稱曰未得則知者以何賢於夫不知者故吾謂雖知者猶有所得況好之者乎唯其所得有深淺如何之異耳○張氏說亦未至也

○中人以上章　少文質合不之旨○張氏亦少要

○樊遲問知章　朱云民亦人也民何不人此必失其解者○但爲遠退鬼神之意安在其

敬之○不可知改作不易知則小通○以難爲事之難非○說仁者之心與其常說得無異乎○告之意大不足○蓋人固不可不信鬼神矣程說本不明了且其說智但似巧智非○又曰以下要皆大粗

○知者樂水章　樂解非如朱說本文二樂字皆當如字且其解喻皆失其要○壽解大非因致動靜以下皆不穩○此即聖人之語也何待程贊之

○齊一變章　設以風俗之變論之先王之道化爲當時魯豈小小哉其距蓋遠矣若夫齊魯雖有小異亦不甚遠矣孟子嘗言管仲之時王齊易可以見耳且孔子欲居九夷其意苟用孔子則何國之擇果如朱說本文當但曰變齊變魯何得曰一是其誤解燎然矣○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之言程以爲如何

○觚不觚章　酒器之說可刪○朱不得程說則意旨索然○程說恨泛乎難見其當耳○范氏說過刻

○宰我問曰章　仁作人非井解非因致總解多非且如其說本文雖字不通語勢亦甚不穩○言信道不篤非○身在井上可救之事迂甚

○君子博學於文章　約解非○曰無不考則此爲文中尚有無益之事也曰守欲其要則此有所舍也皆大非○如朱說本文之字不通○本文既曰君子而但曰不背粗蓋不能解本文亦字也○程視博學猶多學雜學故大誤耳

○子見南子章　南子夫人之說不經甚○矢解非○否解非○如朱說此聖人自慢也○聖人無姑息之言

○中庸之爲德章　中庸解粗○鮮久解大誤蓋徒言德之難無爲也大失勸學之旨○程亦同誤解耳

○如有博施章　朱云仁以理言非蓋仁必無其務則不可言仁也又云聖以地言非蓋聖

必當以通天言也○乎解非此謙辭也○愈難愈遠句大非

夫仁者　此即仁者之所爲而朱以心及天理說非

能近取譬　方解非○如朱說直復仁者之事而不可言方也○程引醫書迂○畢竟有所不識故其說多徒娓娓耳

述而第七　凡三十七章

○述而章　述解粗且以述作分聖賢非孔子但可述而不可作故不作也唯其述之有能不能之別異耳○竊比謙辭非尊之之辭我解亦粗○朱頻頻說謙辭非孔子唯嘉老彭之事故比耳非聖賢之論

○默而識之章　既以前說爲是何又載他說前說大粗後說大非○何有於我解非甚孔子以何爲此無益之過謙○不甚貴三者大妄

○德之不脩章　總解頗粗○朱於此何復不曰聖人謙而言之

○子之燕居章　徒以容舒邑愉說之粗甚殊不識其申申如夭夭如皆大有所致者而非偶然也且其說如此於學者何益焉○程亦固不識者耳

○甚矣吾衰章　如朱說孔子當夢行道不必夢周公且曰如或見之此爲夢中恍惚之事何與經文戾也○程說亦誤蓋孔子盛時不在其位而但欲行周公之道是僭也焉在爲聖

○志於道章　道無所原於古不可且其知此者以何得知之

據於德　道德仁藝並皆爲彼所有故用於字如朱說當省去於字

依於仁　私欲盡去者忠也心德之全者誠也皆非仁之義朱於德物解往往繆戾曾無一律

游於藝　如朱說心必之道心又守之不失心又不違仁心又玩物適情豈不繁乎文理之不能識使聖語不可解矣○心存於正而不他既是至難聖人之教人必不如此逼逼

○自行束脩章　朱但爲教來學者之義大非此當或在記者識之聖人決不自發此言經

文亦明矣不然

○不憤不啟章　悱解非不與發字穩著發解亦非○朱連此章三句皆爲孔子之語大非

下句特用則字及也字者皆不通○程亦不識文理

○子食於有喪者章　此夫子不必臨喪偶坐食於其側也故用於字朱說失矣且曰

不能則此欲能而不能也欲能之情何嘗動於聖人此但不飽不歌也皆非不能也○謝氏說二者以下

當改曰觀聖人誠信懇惻之至而可以與其志也

○用之則行章　尹氏本不識是孔子引古語故其解不能盡也○命不足道之言妄甚

子路曰　視子路初有偏心者非　子曰　懼成解皆大非蓋誤解好字也○謝氏說不足道

○富而可求章　以而字爲若字妄○朱徒意孔子不求富貴者粗而非○蘇楊亦皆同此

○子之所愼章　朱說失本文所字意○尹氏亦以愼爲謹大粗

○子在齊聞韶章　不知肉味說不足○以爲樂爲作樂大非知其說此爲孔子嘗慢舜而今以爲美之語也○范氏大粗

○夫子爲衛君乎章　爲解不穩諸解粗　入曰　怨解大非伯夷而不後悔固也

○蓋冉有雖疑亦多知夫子不爲而賢之子貢亦固憚之故託夷齊以探之耳

而朱爲恐非其君非○求仁說非且頗失子貢爲問之肯○程說愈粗

○飯疏食章　飲水曲肱而枕之之義朱囫圇莽闕其解者耳○朱直爲孔子之事大非蓋孔子雖嘗有阨未聞有此事且漠然無所動之語不與上句接本文語勢亦不穩也○程說愚而又戕拙耳

○加我數年章　朱說頗失義又大失學字義

○子所雅言章　雅言於詩書禮樂之義人皆知之不待記者且皆雅言也四字爲重複○執禮解亦非此卻爲以詩書當徒誦說而已者也○程謝亦皆大非

○葉公問章　葉公所問問其爲人明矣而朱云云者非　子曰　如朱說是尋常學者之務不必孔子之事且樂以忘憂解特非○朱既爲謙辭又贊其美其意常似有所挾者此亦誇也大抵聖人之言必實話也過謙固非聖人之言

○我非生而知之章　朱豈謂孔子氣質不清明義理不昭著邪蓋失本文者字義以誤耳○尹氏大失本文之字義

○子不語怪章　朱不識古文法誤解此章以爲四物大非夫怪異之非理之正固也勇力何非理之正但怪異之勇力非理之正耳悖亂之非理之正固也鬼神何非理之正但怪異之鬼神非理之正耳孔子奈何槩理之正者與非理之正者而一以不語之且朱以怪力亂爲非理之正者以神爲理之正者然則記者當更端曰子不語怪力亂又不語神豈可不謂之不識文理太甚哉○謝氏說愈鑿耳以不語爲有人問亦不答之意非

○三人行章　如朱說本文必字不通擇字殊無謂且使本文語勢不穩○尹氏說亦同轍耳

○天生德於予章　如朱說明是爲孔子自負己德者何其不謙也故大非

○二三子章　朱爲夫子之道高深故疑其有隱非此直以語默爲教多故疑也○與解不穩

○子以四教章　程意謂存忠信之本而學文脩行豈可謂之以四教哉失文理甚矣

○聖人吾不得而見章　如朱說此聖人君子非學而可到非　子曰　以子曰爲衍文非○善人有恒者說皆不與上語接非　亡而爲有　解大粗而非蓋虛夸者之不能守其常固也○張氏說非夫善人及有恒者皆其質而不學尚可之能則世豈無其人○朱謂自有恒而能至於聖然惡得其神明不測者乎

○子釣而不綱章　綱解與釣字失斤兩○本文弋字下何省而字○不綱不射宿其不爲利明矣何必謂貧賤時○不得已句徒有戒殺之意非○說出仁心宛似出於孔子之作意非

○蓋有不知而作之章　不知其理而妄作之於孔子無是固也爲謙辭亦非○可見一句復有所挾非○言善惡皆存之大非○以孔子爲未能實知其理者妄

○互鄉章　互鄉考粗蓋其俗有不善之風非必其人習於不善也　子曰　朱本不能解唯何甚句及人字因疑有錯簡又疑有闕文使聖人之全語破裂悲夫○潔解與解保解皆非

○仁遠乎哉章　仁解大非假如朱說以仁爲心之德則本文我字當吾字且以斯字爲即意以至字爲在意皆妄○程徒引聖語耳何解之有

○陳司敗問章　解小不足　孔子退　復小不足　巫馬期　如朱說夫子當但曰吾過矣幸字不通且受以爲過亦似明君惡○吳氏亦粗

○子與人歌章　必解不足此必取其善也與字不穩此喜長其善也此見以下不穩

○文莫吾猶人章　莫解粗猶人解小失○朱全不識論旨故經文之深味索然

○若聖與仁章　朱無考證故聖語似突出非○朱之所謂謙辭者不可不辨○聖仁解之非別有成論○正唯以下解大非○已有之事於不倦或可言之於不厭何有○晁氏謂因當時之言而夫子辭之稍似而非○晁亦不能解公西華之言故不足道也

○子疾病章　有諸解非蓋不與子路引誄辭接禱解非於禱久之禱其說窮矣○無其理以下說晦晦○不請病者而禱則焉得悔過遷善○故孔子以下蓋非

○奢則不孫章　固解非○據晁氏說朱不識是專教學者之語大非○總解粗而大不足

○君子坦蕩蕩章　程爲循理非○小人說非何不與君子說反對

○子溫而厲章　厲解非○蓋氣質者亦天之所賦天豈有私邪且聖人何尚學貴教之爲朱所謂德性氣質者別有成論○何見厲者於中和之氣中○總解大粗而其不能貫通可知矣

泰伯第八　凡二十一章

○泰伯章　三讓解大非如其說本當有請者而讓之此誰請之○無得而稱解失得字旨○朱云泰伯不從又云夷齊扣馬之心大非夫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惡有其祖大王而使泰伯不從類夷齊扣馬之心哉將以大王爲如何主不敬莫大焉

○恭而無禮章　絞解粗○凡人無節文則是亂也朱不識略拆法誤解無禮以爲全無禮者而不知德物一一可辨解焉大非

君子　總解大粗○張氏言先後無所據○吳氏與朱按皆非

○曾子有疾章　以啟足啟手爲開衾示體之事大非如其說啟足啟手當在曰字上以爲記者之辭且其事不經決非君子所爲○解詩亦大誤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人誰不然詩決非此之謂也○免毀傷說大非蓋恐誤士君子之義矣朱本失敢字旨○如朱說而曾子反復丁寧之則此使曾子徒誇於全體而無德之可言者也○程及尹范亦皆暗乎解經文者惟范於其意較小可也

○孟敬子問之章　問解不足

曾子言　朱云鳥畏死豈爲曾子亦畏死乎鳴哀說非言善說鑿

君子　所貴乎道解非夫君子之於道何輕重之有○總解大粗而句句皆破裂大失文理○倍解使不成語○程尹皆粗甚

○以能問於不能章　總解大粗使讀者不知何文理非○謝氏亦文理粗

○可託六尺之孤章　此章本言苟忠信而有其操則不拘事之成敗可以謂君子故設疑詞而朱以才說非蓋才則無不成無不成則何疑不君子

○士不可不弘毅章　弘毅解粗○朱失而字旨

仁　仁解非○文理大不明

○興於詩章　朱說此章使聖語皆破裂無序今就其說揭其非朱既曰詩本性情有邪有正是詩使人正興於正邪興於邪又安得曰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乎

立於禮　恭敬辭遜與下所言無毫接應○欲言立之事言肌膚筋骸之事迂甚○未見有不爲事物所搖奪者

成於樂　朱說未如曰樂者象德行之流動也○程亦大粗殊不識夫詩者聖人之編旨爲主耳

○民可使由之章　程朱皆不能解本文兩之字又以不可爲不能大非

○好勇疾貧章　總解頗粗蓋朱所說之亂者甚易知之事聖意則不止乎此且言善惡殊亦失

○如有周公之才章　朱蓋失如字貞○程說自字可刪○驕吝說迂

○三年學章　朱既不能解至字又作志非○楊氏大誤誣高賢

○篤信好學章　朱說過巧卻失蓋篤信而何虞非其正守死而何虞其徒死　危邦不入　朱不識此四句皆爲善道言而引他義說去就頗失文理　邦有道　以上三節朱說每分離無所貫通大非

○不在其位章　程說大粗蓋雖有嘉謀徽猷苟不之問則忍而不告可邪

○師摯之始章　此章總解大誤蓋如其說本文始字不通且樂本當全美盛而何獨限於卒章又何闕盈耳解哉字亦決不通矣

○狂而不直章　侗悾俱以貌說豈狂亦可以貌解之乎且悾何特丁寧疊字○不知之解蓋失矣字義○蘇氏說但文理大粗

○學如不及章　人之爲學既五字當改作學者常三字且其解頗粗

○巍巍乎舜禹章　其高大者以何爲高大其不相關者何物不相關且言不以位爲樂其意似言不欲在位不是聖人之心

○大哉堯章　則解非蓋所尊乎堯者以其能則於天也其德初與天準非所尊也○無能名解非蓋莫物不可以言語形容者　巍巍乎　朱以此二句爲二物大非如其說本文文章下當有也字○尹氏無所發明

○舜有臣五人章　不說而字肯粗　武王曰　亂解大粗或曰說亦非○文母說可

刪孔子曰以才難爲古語非蓋致下句語勢不穩○周室以下說得不明三分天下蓋天有未與人有未歸是以不取耳而言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豈不繆乎○此一節承上說粗而不足○至德說粗○或曰說非

○禹吾無間然章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此孔子之事而所可稱於禹者不在於茲也

子罕第九凡三十章

○子罕章罕解粗○程以利命仁爲皆所罕言大非夫利與命仁其旨懸絕如命仁則意不甚遠而同疊下兩與字此爲不類之語假如其說本文當曰子罕言利又罕言命及仁且利者義之反而義仁乃常同其旨豈可混利仁而一之乎且仁者論語中往往所見命亦詩三百篇其所作爲惡謂之所罕言哉

○達巷黨人章惜字與其自說矛盾當作大字子聞之朱說蓋以爲謙辭大誤夫人美己當或謙之惜己何必謙之且朱爲擇而就卑之事抑何意也此特添謂門弟子四字可以爲訓之語而徒爲妄謙自卑之語豈不大妄乎○尹氏何識

○麻冕禮也章朱說似夫子喜省功而言孤利者大非夫古禮所用豈謂之義無所寓焉而可哉致禮也二字無謂拜下經文以何言今也純儉而不曰今純儉也言今拜乎上泰也而不曰今也拜乎上泰又但言吾從衆而不曰雖違古但言吾從下而不略雖違衆朱不能辨明此義因使聖語之關係乎大義者湮滅不可知矣可謂朱不識解文者○程亦不識者耳

○子絕四章毋解程朱皆大非蓋既視絕字猶無字又以毋爲無此語意重複也假如其說本文當刪絕四二字若刪四字及四毋字○意必固我解皆不明了且視此四字猶四時次序何其鑿之甚抑必原於禪學者耳○補添張楊二說愈見朱爲禪學被束縛矣

○子畏於匡章畏解非曰文王文解大誤蓋禮樂制度者周公之作而非文王

之事且果禮樂制度之謂則孔子安得專
獨曰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茲解不足 天之將喪
後死者說迂甚孔子後於文王固
也其說復似自負而非且失文理

○大宰問章 以大宰爲宋說非○
失問意蓋諱勢不穩 子貢曰將解非又
解殊誤

子聞之 朱既云大宰以多能爲聖則夫子不可曰大
宰知我其說晦晦且多能者非夫子之本志
耳未必害於率人君子無以則亦固多耳 牢曰 朱說顏粗○特錄
子張名說大不足

○吾有知乎哉章 此孔子爲鄙夫竭耳何須謙言且
有知乎哉四字屬贅大非○兩端
說粗○總解不足○程慢作大辟論耳○兩端
說三家各異將何從爲是朱之無見其如此

○鳳鳥不至章 朱何不以爲不諫之辭○已矣夫解
粗而非○張氏鳳圖說粗而不足○

言文章非

○子見齊衰者章 朱闕解非○或曰說非○范氏以
此爲三者大非如其說本文當刪

與字且其哀尊矜
者皆不相類亦甚

○顏淵喟然章 總解頗失貫接之義○以之字爲指
夫子之道非蓋高堅二字非物象則
不穩○在前在後解非
德豈恍惚不可爲象者邪 夫子 如朱說本文誘字當
導字○因何得知其
序○侯氏程氏 欲罷卓解粗末解大粗○總解此一
皆不足道耳 節殊粗○朱云力之盡此與下
章未見其止之語繆○
氏以下亦皆不足道耳

○子疾病章 朱云欲治其喪粗蓋下
死於臣之手之語難應 病間曰 闕久矣哉解大
粗○人而欺天二句費解○不
推子路之意而徒言責子路爲主非 且予 以無寧爲寧大
不通○此一節總解大粗而不足 粗而妄致乎字
○諸家率但以責子路解

○有美玉於斯章 有道當作有德蓋不與玉字接○
待賈解殊大非蓋本文也字不通
我字無語○蓋孔子之義與伊尹伯夷太
公不同矣范氏與朱同意而皆俱大非

○子欲居九夷章　九夷考不足○朱說似本文居字當作之字且與乘桴浮海之意異

或曰　朱說爲孔子所居必化之意大非設如此則孔子當不須居九夷也且孔子何直以君子自言

○吾自衛反魯章　總解大粗本文何言樂正而不曰正樂又何特言雅頌而不曰風且云知道終不行則此其周流四方者爲行道而非爲參互考訂何其不明也

○出則事公卿章　總解大粗蓋見酒困字面而爲事鼻大非何有於我解之誤即見第七篇

○子在川上章　逝字與往字義固大異而程朱皆不識此故其意雖可然遂致誤解耳

○吾未見好德章　謝氏說本淺淺不足道而朱引史記證其語所出之事以爲孔子見好色者而不見好德者之語此豈不自顯其大誤解乎

○譬如爲山章　朱徒以多少說其喻不親切○不得吾字旨因失其要

○語之而不惰章　闕之字而字解非○萬物以下此可以喻教育群弟子何限於顏子

○子謂顏淵章　以止爲已非蓋妨惜乎語旨

○苗而不秀章　苗秀實之所喻皆粗○朱爲有苗而不秀者之意大非蓋夫字不通且失勸學之旨

○後生可畏章　如朱說縱如夫子之今日亦何足言畏且不能自勉之人而其不足畏固也○夫子限於四十五十而言之必大有其故也而朱徒以爲老大粗而非○尹氏無所識耳

○法語之言章　省與字爲巽言粗○朱說不切於勸學○孟子好貨好色之類此時宜之言耳與巽與之言異

○主忠信章　以何重出之以何逸其半先儒曾無之識者

○三軍可奪帥章　說不親切○如可以下贅

○衣敝縕袍章 朱說此節當惟稱子路不動其心不至於後節始言進於德而可也

忮不求 忮求臧解皆粗○朱失用字肯○呂氏以忮求分說非 子路 朱說以是爲況贊大非○謝氏不足道

○歲寒章 小人當作衆人○范氏說似君子不爲治世之用者大非○歲寒後彫之喻皆粗而不切

○知者不惑章 蓋德物之足字無用但不過爲氣下之足字類用之何其粗也且本文者字此三人之事明而今混爲一下非

○可與共學章 蓋學而得適道適道而得立立而可明矣而朱云爲此事程說近得爲徙非○權說程云知求之豈不妥乎○以適毫釐千里之差不可不詳焉○楊氏洪氏皆無足深道者耳

○唐棣之華章 唐棣考粗○偏反解皆非○而字之語助也既不能解又謂爲無意義詩豈有無意義者哉九原如可作吾欲爲朱一講明此章○而字爾字皆極明白可知也 子曰 程朱皆不識詩述性命之作是以誤解耳

鄉黨第十 凡十七章

○鄉黨章 恂恂解不穩蓋孔子何處不信實○徒爲父兄宗族之所在故謙卑遜順似不能言者粗其在宗廟便便解不穩○總解不足

○朝與下大夫言章 朱分此一節以爲別章故文理皆失不能盡其委非○泓泓闇闇解皆非其要君在與與解二說蓋於與字義遠矣

○君召使擯章 少召使粗蓋敬君命常也何必在於使擯揖所與立不說君言賓之別粗 趨進 不說趨進之序粗 賓退 闕必復命解粗賓不

顧解亦粗○此一篇圖外說率皆粗而不足

○入公門章 鞠躬解粗○以如爲若非 立不中門 中於門一句贅 過位 君雖以下說粗而不足 攝齊升堂 攝解粗○恐躡以下宂此但便於升也○不息說粗 出降一等 趨下固不可有進字○踧踖說不足

○執圭章 上如揖下如授解非如朱說當不待言上下○舉足二字不穩 享禮 容色解與愉愉不異粗 私覿 以上三節不說各所其爲主粗晁氏說非所關於文義當刪去

○君子不以紺緅飾章 君子說大粗○二句解不得文理○且近一句迂言此一句固 當暑 如朱說本文當但曰表之而出二字屬贅且人但著裏衣而可哉此不必孔子之事 緇衣羔裘 此一節朱註是 褻裘長 所以二字可刪 必有寢衣 寢衣說迂程說亦不必然此章唯專以衣服相類從耳 狐貉之厚 朱註此亦是 去喪 粗而不足 非帷

裳 此亦不足 羔裘玄冠 解小不切 吉月 少朝服解○蘇氏說可刪

○齊必有明衣章 少布說及不考明衣色粗○爲脫簡非此當屬上章 齊必變食 變食遷坐解皆不足○蓋此節以下專記飲食之禮而朱別立齊章非

○食不厭精章 能害人三字非蓋食固養人精則彌有益也膾不害人粗則但難化耳不厭解與能害人繆 食饐而餲 不時不食解小粗蓋不成未熟之物不食固也 割不正 割不正解非如何能常得此人○惡其不備句非 肉雖多 不使勝食氣解粗○以醉爲節說非既醉何保不及亂 沽酒市脯 以沽爲買不穩蓋買者不可食則初當不買 不撤薑 薑解鑿而非 不多食 不接上句故其說不穩 祭於公 言不留神惠鑿 食不語 朱說大粗○范氏說非蓋雖當食亦當語則語何得謂非其時○楊氏說大鑿 雖蔬食菜羹 朱說得之○謝氏說近愚

○席不正章　謝氏說非聖人豈自欲示其心之正邪

○鄉人飲酒章　解頗粗○鄉人儺　儺解大粗○總解敢字不穩　大不足言近於戲殊非○或曰說大非

○問人於他邦章　闕問解粗○少敬幽之意　康子饋藥　朱不以此一節爲別章非○解頗不足○然則以下非孔子決無挾此兩端之心且此邪而不直也○楊氏說大粗

○廄焚章　少忽卒之旨少愛人至誠之旨○言貴人賤畜此似孔子尚有作意當作人畜殊別

○君賜食章　食必是餕餘而曰恐或非○正席以下小不足○畜之解當作仁君賜也無故一句贅　侍食於君　蓋膳夫既嘗而又若嘗食者是超職也恐非蓋拘先字而誤　疾君視之　東首說非蓋如其說當平常爲之耳○病臥以下說愚拙　君命召　圈外說大粗而已

○入太廟章　不識重出之義則此以經文爲誤也大不敬

○朋友死章　如朱說此不得已而殯也所謂以義合者其何有焉　朋友之饋　解失肯綮

○寢不尸章　朱說失主意范氏亦徒說外非　見齊衰者　此與前篇所云文意本大不同而朱以爲一大粗　凶服者　朱不明轉用式字之法故解有所失　有盛饌　朱說大非如其說經文當曰盛饌供之　迅雷風烈　圈外說大粗而已

○升車章　如范氏說何限升車且誠意二字殊迂　車中　內顧疾言親指皆不說其所由生大粗且以失容說此徒若飾外者非

○邑斯舉矣章　朱謂此章必有闕文不可強爲之說其不強爲之說可也以其不能解謂之有闕文大不可也論語何敢有闕文但諸家亦皆不識解文理故不能解耳學者察焉

論語集註辨正卷之上終